

光明日報叢刊第五輯

土地改革 與 思想改造

吳景超 楊人梗 雷海宗等著

光明日報社印行

★ 刊 叢 報 日 明 光 ★

造 改 想 思 與 革 改 地 土

著 等 宗 海 雷 梗 人 揚 超 景 吳

印 編 社 報 日 明 光

土地改革與思想改造

目次

參加土地改革改變了我的思想	賀麟 (一)
跟農民學習以後	楊人梗 (二〇)
社會科學工作者與新的社會科學	
——參觀土地改革中的一個體驗	雷海宗 (一九)
參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吳景超 (三〇)
土地改革教育了我	左協中 (三四)
參觀土地改革的見聞和體驗	李樹源 (三八)
長沙農村土地改革訪問紀感	雷敢 (四四)

土地改革工作是怎樣進行的？……………馬特（五〇）

土地改革必須是一系列的激烈鬥爭……………潘光旦、全慰天（六二）

鬥爭地主是由幹部挑撥起來的嗎？……………鄭林莊（七二）

向土地改革幹部學習 向土地改革幹部致敬……………邢其毅（七七）

檢討靖生富……………朱光潛（八五）

江南的永佃權與封建剝削……………孫毓棠（九一）

蘇南土地改革區農民的抗美援朝愛國運動……………蘇競存（九八）

土地改革與民族工商業的發展……………資耀華（一〇二）

土地改革中農民的語言和創作……………葉蒼岑（一〇九）

參加土地改革改變了我的思想

——啓發了我對辯證唯物論的新理解和對唯心論的批判

北京大學教授賀 麟

這次到西北去參觀土地改革使我有通過實踐和感性認識去了解現實改造自我的良機。我決心藉這機會向參觀團的團員學習，向土改幹部學習，向農民學習，以幫助我放棄舊包袱，清洗舊思想。我是一個舊哲學的包袱很重的哲學工作者，我帶了許多在學習辯證唯物論中搞不通的問題去參觀土改，很想在這裏面去尋得一些啓示。在這次參加長安縣土地改革工作期間，所接觸的人盡是縣級、區級及鄉村級幹部和農民羣衆。在聽了六、七次四個鐘頭的大報告和參加了許多大小會議之中，我們聽不見馬恩列斯的名字被提起，語句被引用。更聽不見辯證法唯物論被講說。（事實上我們只聽到某一縣委書記在報告中，於順便舉例時曾提到列寧的名字一次。又曾聽見一次說到社會發展史，那是因譏笑某民議從猿到人，脫離羣衆而提到的。）但我們却處處看見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革命實際密切相結土地改革幹部向農羣衆運動中真切地合了，辯證唯物論也有血有肉地在實際向地主階級作劇烈鬥爭的體現了。我願意把我從這方面所得的新啓示作一重點的報告，以代替對土地改革本身的觀察的陳述。

首先我要提一下西北土地改革參觀團的團員們對於「參觀」與「參加」問題的兩三次熱烈辯論，所給我的啓示。對這問題，經過反覆認真討論之後，我們的思想都提高了一步。我們一致反對走馬觀花或

袖手旁觀式的參觀。我們檢討了抱「社會調查」的目的來參觀土地改革而忘記了與自己思想改造相結合的客觀主義和專家主義的思想。我們糾正了認參觀「較自由」，「責任較輕」，「參加工作怕犯錯誤」的錯誤思想。一談到階級立場，大家更嚴肅地決不願以第三者超階級的立場來靜觀這場翻天覆地的偉大的革命鬥爭了。從認識方法上說，我們更緊記着毛主席「實踐論」的話：「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所以我們雖以參觀的名義出發，却進了一步爭取深入參加土地改革的實踐。我們與土地改革工作幹部一起開會，一起工作。我們曾多次親入農家裏去訪問，在羣衆前面去登記土地，去聽他們悲憤地控訴惡霸地主，去與他們共愛恨。習仲勳副主席在我們回京前的座談會上贊許我們爭取參加土地改革，而不只是參觀的態度爲「不是站在農民隊伍之外去指手畫足，而是自願編在農民隊伍之內去衝鋒陷陣。」這話我們愧沒有做到。不過也就因爲我們爭取參加實踐的這點努力，使得我們似乎多得到一些體會，並覺得更靠攏人民了。尤其令我們體會到「靜觀世界」，不惟站在外面不能改造世界，就連對世界的認識也會很膚淺、表面、外在。而深入參加實踐鬥爭，不惟對變革現實盡了一分子的努力，而且於變革現實的實踐中，除增進了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外，又復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這新的經驗使我一方面深切感到我過去多年來脫離實際的書本生活，不知錯過了多少偉大的實際鬥爭的場面，也就錯過了在實踐鬥爭中改造世界，認識世界和改造自我的機會。另一方面同時也就幫助我否定了「靜觀世界」的唯心論觀點，而真切認識了辯證唯物論的實踐性。實踐性包含有勞動人民在生產中在階級鬥爭中變革現實的內容，而靜觀世界反映着剝削階級不勞而獲保守現實的悠閒生活。這又令我明白見到了辯證唯物論的階級性。

從放棄站在一旁參觀或靜觀而爭取深入參加實踐出發，就聯系到我過去總認爲唯物論只注重看得

見摸得著的表面物質現象，而不能深入事物的本質的錯誤看法。這次我才體認到，我們愈是深入農村，深入羣衆，深入事物和社會的底層，並深入參加實際的鬥爭，便愈能了解事物的本質、核心和典型。而唯心論者大都只依據自己主觀現成的意見、範疇、教條去看事物，有時只依稀看得事物的表面，有時連事物的表面都看不見，只看見自己主觀的意見之投射在外物身上。譬如，他自己不高興，他就看見月亮在愁，他自己歡喜，他就看見花兒在笑。他的眼睛好像蒙着一層薄膜，帶了一副有色眼鏡，他所看見的都是經過他主觀成見渲染過歪曲過的東西。他的目光那能射到邊遠的角落，深入裡面去照見事物的底細和真面目呢？因此我確見得我們愈能深入，便愈唯物，愈唯物便愈能深入。主觀的範疇只能認識現象，不能認識物自身，唯心論哲學家康德自己早已供認不諱。對那有求真知的勇氣和實踐的毅力，要打破主觀的牢籠，直接深入認識事物自身的唯物論者，我豈能再誣枉他們爲只見現象不見本質呢？因此我肯定了唯物論是深入的。重點的深入而不鑽牛角尖，又能推廣到全面；深入底層又能提高到上層；感性的深入又能與理性的提高相結合，就是我所了解的辯證唯物論。深入事物裏面，才可以入虎穴，得虎子，把握對象的真面目。深入羣衆，才可放下小資產階級的架子，編在農民隊伍裏，與農民打成一片，才不至於超階級，才可以向羣衆淵博的智慧學習。所以深入羣衆，深入事物，不惟觀點是唯物的，而且就立場說，也是站在人民一邊，站在無產階級一邊。

過去我對於唯物論還有一個錯誤的看法，我以爲它有些驚外，只重改造外在世界，改造物質環境，而不重向內用力去求自我改造和思想改造。及我發現馬列主義者最注重宣傳、教育和學習，把搞通思想改造思想放在重要的地位時，於是我又以爲唯物論者一面重改造思想一面又重改造世界，不是自相矛盾就是陷於二元論，或者表面是唯物論而骨子裏却是唯心論。因爲我總以爲只有唯心論才重思想

，唯心論者甚至認思想創造世界，認沒有思想就沒有存在，沒有知就沒有行，認要改造世界先須改造思想。甚至有許多唯心論者只求改造思想，不願改造世界。以唯物相號召而又這樣注重改造思想，在我過去是無法理解的。在這次土地改革工作中，我才開始認識到唯物論與搞通思想不可分。土地改革工作與啓發農民羣衆的階級覺悟，建立無產階級的思想不可分。在土地改革工作的任何一個階段中，農民思想未搞通，階級覺悟未提高，則那階段的工作便作不好要。推行一件工作，首先要將幹部思想搞通。然後才可進一步搞通羣衆的思想。所以領導方面一再強調：宣傳政策，首先要幹部在思想上搞通了政策。即以我們在長安縣東大村土地改革工作中整頓農會撤換失職的村農會主任一事（詳情請參看朱光潛：檢討靖生富文——編者）而論。經過各方面多次調查訪問之後，方查出他犯了打人罵人，欺壓羣衆，貪污公糧，訛詐民財，包庇毒販，走地主路綫等過失。工作組經過兩次會議後，才決定撤換他農會主任的職務，但仍保留他的農會會籍，以便留在農會中改造教育，帶罪圖功。但這却與許多主張把他趕出農會，甚且把他送法院懲辦的過左意見相反。於是經過多種會議，搞通幹部思想，搞通積極分子思想，搞通羣衆思想，同時復經過多人與那失職的農會主任本人兩次長談，搞通他本人的思想，使他自已承認錯誤，並自願在羣衆面前坦白悔過，自請處分。於是撤換農會主任工作方通過羣衆順利完成。但同時爲處理販毒的二流子事，因情況未完全掌握，事先準備不充分，幹部思想未搞通，羣衆思想更未搞通，便使得羣衆不滿。幸因工作幹部，立即糾正錯誤，順從羣衆公意，方得到圓滿了結。足見思想搞通爲事辦得通，工作做得好，實踐得到成功所必不可少的步驟。同時又足見搞通思想乃是掌握情況，實事求是，和走羣衆路線，並不是空說理論。故唯物論乃是注重由反映事實掌握情況以搞通思想，向羣衆學習，通過羣衆的智慧來搞通自己的思想或耐心地有步驟有層次地搞通羣衆的思想，並通過社會

的實踐與鬥爭以搞通思想，也就是在改造世界的鬥爭過程中以改造個人和羣衆的思想。反之離開事實，離開社會的實踐與鬥爭，離開羣衆，而只是從書本，從抽象的理論以搞通或改造個人的思想，並過分誇大個人思想的力量，就是唯心論。

我們參加土地改革工作有一重要特點，就是生活有了豐富的情感內容。在農民的草棚內，看見他們餓裏的清稀粥，炕上破舊的薄被窩，在訴苦會和鬥爭大會上聽他們泣訴受害的慘況，實令人不禁流了不少的熱淚，同時加深了對地主階級的痛恨。在農民大會上聽見農民羣衆自由活躍的發言，和看見他們訴了苦報了仇，打倒了惡霸地主，分了地，翻了身，歡欣鼓舞，積極生產的熱情，也使得我們對農民的前途，對新中國的前途，感到無限的歡欣鼓舞。從農民羣衆對我們熱情的歡迎和歡送裏，也引起我們熱情的回響。在參加土地改革期間，我們真可說是經歷過最富於情感內容的精神生活了。但這樣的熱情的精神生活，如何可以用唯物論來解釋呢？馬列主義者重熱情，重階級友愛，重愛恨分明，重全心全意工作。且特別重可歌可泣令人興奮感動的偉大革命鬥爭和偉大革命文藝作品。這種革命英雄主義的倡導足以使人活潑年青，足以使多年來沉滯不進的社會，朝氣蓬勃，激動起來活躍起來。這是很好的氣象，這也是令我感動鼓舞的氣象。但這些現象何以是唯物物的？何以是基於唯物主義出發的？熱情，全心全意，愛恨，感動興奮的情緒不是主觀的感情並屬於人心的心理狀態嗎？假如帶着這些情感去認識外界，如何能夠達到像恩格斯所說「瞭解自然的本來面目，而不附加以任何外來成分」呢？「全心全意」乃出自耶穌教人用全心全意全力去敬事上帝，富於宗教精神。以持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何以會採取全心全意的宗教精神而又要向唯心論鬥爭呢？這些都是我搞不通的問題。

然而在這次參加土地改革的生活裏使我對這些問題得到了一些初步的解答。第一，宗教教人全心全

意去敬事上帝，去虔誠敬神，而周列主觀者乃教人全心全意去工作勞動，去爲人民服務。一噓心，一噓物，一封建，爲統治階級服務，一革命，爲無產階級服務。界限昭然。第二，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對被剝削者，輕視踐踏，冷酷無情。他們不顧也不許被壓迫者表示喜怒，流露真情。他們對被壓迫者的真心話，情感的呼聲，不聞不問。他們孤立了自己，使得下情不得上達。而剝削階級自身，常因利益矛盾，互相鉤心鬥角，彼此間於利害相合時，縱有交際應酬，也無真情相與。而唯心論者亦大都重理智輕感情。理智只有在少數專家學者大知識分子中才得到高度發展，而平民大眾雖有潛在的淵博智慧，因缺乏教育機會，理智很難得充分發展。故少數專家學者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多以其高度理智驕傲平民，輕視平民，增加收益，替資本家服務。這種類型的人，連客觀唯心論者黑格爾都不慣，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他稱這種的人爲「理智的動物」並揭穿他們的「騙局」。反之，感情爲人所共有，而且愈低層的工農大眾，他們的感情愈真摯純厚。足見唯心論者之重理智輕感情恰好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思想。「理智動物」與「剝削動物」原是同一階級的產物。（這才令我恍然明白替英美帝國主義說話，代表馬赫主義派唯心論的反動哲學家羅素，何以會一再攻擊共產主義爲「狂熱主義」(Fanaticism)的階級背景了。)所以，爲工農大眾服務的辯證唯物論必然要注重被壓迫的階級所共有共鳴的熱情和階級的友愛與仇恨。而且感情屬於感性階段，亦可提高爲理性，如正義感。唯心論離感性而談理性，輕感情而重理智，完全是抽象孤立和片面的看法。而辯證唯物論則由感性、感情，提高到理性、理智，再用理性、理智去爲感性、感情服務。而且熱情乃是衆人情感的交響與共鳴，從羣衆中來，又回到羣衆中去，受到羣衆的理性、智慧、共同利益的節制、純化，加強與提高。至於反映資產階級社會的個人浪漫主義，雖也重熱情，但這乃僅是個人的癖嗜偏好或私愛，譬如有關階級之對

於某個女人、某種幻想、某種玩藝，甚或對金錢榮譽，有了高度的熱情，甚至願犧牲他個人的性命去趨赴。但類似這種熱情，無論他個人主觀上如何熱烈，在勞動大眾中却引不起交響與共鳴，因為他的熱情缺乏羣衆基礎與物質基礎，也就不能持久，終至枯竭無趣。唯心的浪漫主義的熱情，其下場大致如此。而反之無產階級的友愛隨階級鬥爭的展開與提高而不斷地愈趨愈普遍愈來愈提高。即因其基礎是唯物，有羣衆性的，且有辯證發展的。在對惡霸地主的鬥爭大會上，羣衆情緒的緊張熱烈發展提高轉移的過程，就提供了熱情之辯證發展的最好的例證。由對地主的共恨，提高爲階級的友愛，爲對共產黨和對毛主席的熱愛。由階級的友愛與團結更轉移到熱烈的生產運動和抗美援朝運動。

就生活方面說，無熱情的生活即非真實的生活。那只是虛偽敷衍，無聊鬼混，言不由衷，毫無生命毫無意義的生活。不全心全意的工作即非真實的工作。那是經不起挫折和考驗，有心莫賜，無精打采的工作，也絕不會是真實的在實踐中產生良好效果的工作。唯物論所要求的是真實性、具體性。而真實具體的生活和工作裏必缺少不了生命力洋溢的熱情。

從認識方面說，如缺乏情感和有熱情的實踐鬥爭，而只是用抽象的理智去看事物，那就只能看見一些孤立的破碎的死東西，再也不能如實地看見在變化發展中的像恩格斯所說的事物的真面目。特別是要認識有關於被壓迫階級的事物和情況，階級的友愛和同情的了解更是不可少的。我相信每個人學習的經驗都可證明一點：即當你學習情緒高時，學習成績也好，當你學習情緒低落時，學習成績也壞。

當然我的目的是在儘量說明何以重愛恨分明，重熱情是唯物的，更是辯證唯物的。我並不要想把辯證唯物論者說成是一頭腦熱烘烘的感情至上主義者。必須感情與理性相結合，個人的熱情與羣衆的

共鳴相結合，真摯熱烈的感情與明瞭冷靜的頭腦相結合（我們所看見的並且敬佩的幾位土地改革幹部確是體現了這種對立的結合，）才是我所了解的辯證唯物論對感情的看法。

上面已拉雜說得很多，現在試總結一下在參加土地改革工作中，那些地方改變了我的思想：

第一，由於不安於參觀土地改革而爭取參加土地改革，使我由比較趨於靜觀世界的超階級的想法改變為深入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態度，並爭取由變革現實的實踐中以認識現實，改造自我，而使自己愈靠攏人民，靠攏無產階級。

第二，從土地改革工作之深入羣衆，深入底層，深入參加實際鬥爭裏使我改變了從前認唯物論只重視外在現象，不能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的錯誤看法。現在我已親切體會到惟有辯證唯物論才能深入認識事物的本質，核心和典型。

第三，參加土地改革的經驗使我否定了離開事實，離開羣衆，離開實踐而改造思想改造自我的唯心論觀點，而真切體會到植基在辯證唯物論上面的改造思想與搞通思想的真實意義。

第四，由於參加土地改革經歷到富於感情內容有愛有恨的生活，使我改變了舊時認重熱情重全心全意爲唯心爲有宗教意味的看法，而親切了解到什麼是階級友愛，和基於羣衆之交響與共鳴的熱情。這樣使我批判了唯心的僧侶主義及近代的理智動物之抹煞情感，並否定了唯心的浪漫主義之放縱個人主觀偏狹的情感，而體認到辯證唯物論對情感的正确看法。

最後亦即最主要的，我真切認識到土地改革工作的中心環節是羣衆路線和階級鬥爭。（幹部包辦代替的作風之所以受檢討，由於不走羣衆路線，未充分發動羣衆。和平分地的想法之所以錯誤，由於沒有認識到土改是一場劇烈的階級鬥爭。）幾令我進一步推想到凡是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及毛澤東思想爲指

導而產生的偉大運動，如解放戰爭，如抗美援朝運動，如鎮壓反革命，基本上都是羣衆運動，也都是具有階級鬥爭的內容。因此這次參加土改工作歸來，使我體認到離開羣衆，什麼事也作不好，不走羣衆路線，什麼路也走不通。又體認到除了依靠工農大衆，服務工農大衆，堅決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外，再也沒有其他的堅實可靠的立腳之地。又復體認到羣衆路線階級立場與辯證唯物論不可分。因爲羣衆，無產階級，眼睛最雪亮，掌握事實最多，最接近自然，最能通過勞動和實踐改造世界，因此也就最唯物。而且羣衆開會討論所表現的智慧，最能由矛盾意見中得出不偏不倚的總結，最合乎辯證法的規律。所以我敢肯定說，只要你不脫離實際，羣衆路線走得好，階級鬥爭作得好，如我在長安農村所見着的土改幹部那樣，即使口中不提馬恩列斯的名字和語句，自能具體體現辯證法唯物論。同時只要辯證法唯物論真正搞通了，就必然會在階級鬥爭的實踐中走羣衆路線，站穩階級立場。現在我才弄明白了，何以只有辯證法唯物論才是真正爲無產階級服務的哲學，何以無產階級真正覺醒起來，必然會尋找到辯證法唯物論的哲學。

跟農民學習以後

北京大學教授楊人楩

「參觀一次土地改革，勝過兩年的學習；」——若干參觀過土地改革的人都有此感覺。理由很簡單；閱讀不如耳聞，耳聞不如目觀。事實呈現在眼前，不說而可使我們信服，不容我們詭辯。知識分子對於實際政治可能有一套自信是正確的看法，參觀土地改革以後，立即證明這一套看法畢竟錯誤；才了解知識分子的自信心是一個如何阻礙他進步的頑強力量。走出書齋，走出都市，走向階級鬥爭最尖銳的農村，接觸了農民，接觸了廣大的實際，廣大的眼界，使我不再受自信心的支配，於是我才逐漸向農民學習。學習到些什麼呢？

第一、從土地改革認識了革命

我會經想：革命的目的在於奪取政權，人民政權既已鞏固，就可順利地推動反封建的土地改革。這無異是說：土地改革是革命之果；不需激烈鬥爭的所謂「和平土改」，是可以行得通的。接觸實際以後，我才逐漸了解我是不會透徹認識革命，因而也就不會透徹了解土地改革政策。

人民政權的基礎誠然是鞏固了，可是土改政策並非單憑政府的法令和幹部的執行便可完成的。在解放不到兩年的地區中，有些農村的政權仍不免爲反革命分子所左右，他們是爲地主服務的，不能希望他們來徹底執行土地改革政策。我們到遼寧山縣石山鄉以後，負責同志在報告中說明最先到鄉了解

情況的幹部會被這一批人包圍，因而工作隊到鄉進行工作時，遭遇到一些不當遭遇的困難，以致發動羣衆的工作比不上我們業經看過的松坳鄉。土地改革的目地在於消滅地主階級。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階級是決不甘心被消滅的；他們曾以反革命的活動，甚至組織武裝暴動，來破壞人民政權；他們利用宗族關係來分化農民；他們組織幫會來壓迫農民；他們根據一九二七大革命失敗的慘痛經驗製造變天思想來嚇唬農民；利誘和謠言更是他們常用的鬥爭武器。分散財產之徹底和破壞財產之厲害，幾乎是我們想像不到的。我們參觀過三個惡霸地主的住宅，那種殘破狼狽的情況，使我們不敢相信在不久以前這就是地主的家。我們會看見鬥爭三個地主，他們一致的態度是抵賴，欺騙，與硬挺。其中一個已經鬥爭過九次，却始終鬥不出果實。地主之所以要犯法，要以頑固態度來應付鬥爭，只因爲這是一個階級鬥爭。他們下決心抵抗，寧死不肯把果實交給農民。據說，某地主聽見另一個地主懼罪自縊以後，冷笑着說：『自殺才不值得；』這就充分表現出階級鬥爭中地主的頑固。地主既是如此，那麼，那些世代受其壓迫受其剝削而不得溫飽的農民，一經發動，覺悟，而自信有力量鬥爭以後，又將如何呢？他們的鬥爭精神是不難想像的。實地參觀以後，我才深深地體驗到土地改革確乎是尖銳而激烈的階級鬥爭；因此，我才了然所謂『和平土地改革』根本是不可能的，假使要徹底實行土地改革的話。土地改革既是尖銳而激烈的階級鬥爭，那麼，土地改革就是革命，而不是革命的結果；反之，反封建的土地改革沒有完成，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就沒有完成。

革命的任務，不但要完成土改，而且要進一步鞏固土地改革的果實。反革命的地主階級誠然被打垮了，未必就肯死心踏地接受勞動改造，仍不免有些夢想死灰復燃。否則，在人民政權業經普遍鞏固的都市中，不當再有反革命的特務活動。地主在待機而動，農民也在隨時警惕。我們從政治學習中理

解到反帝反封建的關係，却不如農民了解得那麼具體而乾脆。他們說：地主希望蔣介石回來，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美帝國主義要利用蔣介石，蔣介石要利用地主。他們現在只能支持特務在國內進行反革命活動。農民要保證翻身，不但要打垮地主，同時要解放台灣，要打倒美帝國主義，鎮壓反革命。這個邏輯是何等簡單明瞭，根據這個邏輯來講，農村中的鬥爭是要打倒封建，同時就是要打倒帝國主義，這無異是說：一個戰場，兩個敵人。在朝鮮戰場上也同樣是打倒這兩個敵人，這又無異是說：戰場雖不同，而敵人相同。

土地改革是和每個中國人民的利害有間接和直接關係的。因為自己既非地主又非農人而認為自己就和土地改革沒有直接利害關係，這只是一種極膚淺的錯覺。錯覺之所以發生，因為我們生活在都市裏，不了解農村的實際。農人是不會到城市裡來宣傳的。關於地主階級的罪行，非經過實地觀察是不會透徹了解的，因而也就不能了解他們的罪惡是怎樣一個足以阻碍中國發展的力量。反之，地主不但能够逃到城市來宣傳，他們又有若干義務宣傳員。階級立場自然會使他們誇大土地改革中的過左偏差；這些惡意的誇大往往很容易傳到知識分子耳中，因為我們所接觸的人物有不少是地主階級或與地主階級有關的。於是，我們的階級立場就容易模糊起來。土地改革既是農民和地主算總帳的鬥爭，那麼，偏差原是難免的，即使不是可以鼓勵的，至少是可以原諒的。剛參加土地改革時，我會懊悔選擇到中南區去參觀，因為我知道我們『湖南蠻子』是敢於鬥爭的，何況又有一九二七年的血債；我担心遇到過左的偏差更會模糊我的階級立場。已有心理準備的我，看過熱烈的鬥爭場面以後，大出望外。這時，我佩服幹部掌握糾偏指示的能力，同時我又覺得進行鬥爭時不免過於溫和。（據若干朋友——其中也有地主——的報道，現在已經普遍沒有偏差；已往假使有偏差，公道往往是站在農民一邊的。）『過

於溫和」的感覺當然是錯誤的，然而表示出我們已開始有明確的階級立場：農民的訴苦博得我們的同情，地主的硬挺換得我們的憎恨；——這還只是感情上的。可是，農民的訴苦使我們更了解封建剝削的殘酷，了解封建生產的落後性；地主的破壞與頑固使我們更了解階級鬥爭必然是尖銳的；於是引導我們到理智的考慮：假使認定土地改革是建設新中國的必需條件，則地主階級是必須打垮的；假使新中國的命運和我們的命運是休戚相關，我們就必須站在農民的一面，不能旁觀。當我們看見地主在鬥爭中硬挺到底時，我們不但每個人在情緒上支持農民，同時也認定有應該如何幫他們一點忙的责任。我們討論出一些「秀才」方法，當然無補於實際，然而這已說明了我們不單是來參觀的，實際已具有參加鬥爭的意義。此後，我們碰到其他問題時，我們也就自然而然地一致站在農民的一面，希望盡一點力量來幫助解決；我們團體回到北京以後，我們仍然不會放棄這樣的努力。思想上這麼逐步發展的結果，使我放棄了「土地改革直接與我無關」的錯覺，並且使我反覆了為什麼要一邊倒的問題——兩年來在思想上一直搞不通的一個問題。

參觀土地改革使我這麼認識了革命。這種認識不是從閱讀和討論中得來的，而是農民教給我的。同時，我還得向農民學習如何實踐，因為，這種理論認識在我看來仍然是水準很高的，離實踐還有相當距離。

第二、從土地改革體驗了實踐

參觀土改以後，我才懂得土改不是一個刻板式的工作。政策和步驟固然是一致的，但在處理個別問題時，並非到處一律；就是縣與縣之間，甚至鄉與鄉之間也可能彼此不同。這就是實踐的結果。因為要針對實際情況來解決問題，所以不能是機械的，而只能是辯證的。我曾經想：土地改革既是從少數人